

SIKUJINGHUA

四库精华



墨子 (下)

[战国] 墨 翟

何怀远 贾 歆 孙梦魁 主编

26

远方出版社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四库精华



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墨 子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34

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四库精华



墨子 (下)

〔战国〕墨翟

何怀远 贾歆 孙梦魁 主编

26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墨子/(战国) 墨翟著.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06. 8

(四库精华/何怀远, 贾歆, 孙梦魁主编)

ISBN 7-80723-040-1

I. 墨... II. 墨... III. 墨家 IV. B2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87951 号

四库精华

墨子(下)

原 著	[战国] 墨 翟
主 编	何怀远 贾 歆 孙梦魁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朝教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500
字 数	5000 千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标准书号	ISBN 7-80723-040-1/I·16
总 定 价	1250.00 元(共 50 册)

远方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 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前 言

《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馆,历时十年纂修而成的特大丛书。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共收书三千五百余种,七万九千余卷,上古至清初历代典籍基本荟萃于此,洵为中华民族的珍贵历史文献宝库。

全书卷帙浩繁,艰深晦涩,令当代众多读者望而生畏。鉴于此,我们删繁就简,精心挑选了50本典籍组成这套丛书,并冠名为《四库精华》。本丛书以便利和教育读者为宗旨,所选之文,皆为趣味浓深、文采焕发之作,数千年道术学艺文章之精华,几尽荟萃于斯,无一语不耐人寻味,无一篇不启人智慧。

《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经部位列四部之首,收录儒家经典和历代注释、疏解、讨论、阐发经义的著作。选编时,我们突破以往以儒家为中心的模式,选入了《易经》《尚书》《诗经》《论语》。史部收录的主要是历史、地理、职官、政事、典制、诏令、奏议、人物传记及目录方面的书籍。为了便

于读者更好地领略我国历史典籍，我们收选史学宏篇《资治通鉴》的精彩篇章，并遴选了多部断代史，如《三国志》《晋书》《新唐书》等。子部书籍，最早渊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诸子百家的代表著作《墨子》《管子》《荀子》《韩非子》《庄子》等自然是必选之列，另有兵家圣典《孙子兵法》《孙臆兵法》也一应收入。集部主要收录历代文人学者的诗文集、文学评论及词曲方面的著作。历代文学大家的作品肯定是首选，因此我们选了《陶渊明诗集》《李白诗集》《东坡词》《辛稼轩词集》等等，另外也选了如《楚辞》《汉魏六朝诗》等诗歌总集。

我们从现代视角审视各种典籍的重要性和可读性，并针对青年读者的阅读能力，在编辑加工上做了大量工作。规划体例时，我们考虑到读者阅读的需要与编者自身的能力，在选录原文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配上了注释、译文、欣赏、解读或说明。

相信这套书在选择与编辑加工上应该无愧于“精华”之名。但由于编者时间、能力有限，错漏、不妥之处在所难免，还望方家、读者不吝指正。

目 录

二十九	非命中	1
三十	非命下	8
三十一	非儒下	18
三十二	大取	32
三十三	小取	46
三十四	耕柱	53
三十五	贵义	70
三十六	公孟	83
三十七	鲁问	103
三十八	公输	124
三十九	备城门	129
四十	备高临	154
四十一	备梯	158
四十二	备水	165
四十三	备突	167

四十四	备穴	169
四十五	备蛾傅	183
四十六	迎敌祠	192
四十七	旗帜	199
四十八	号令	205
四十九	杂守	241
附 录		257

二十九 非命^①中

【原文】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②，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若言而无义，譬犹立朝夕于员钧之上也，则虽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情伪，未可得而识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其本之也^③？考之天鬼之志，圣王之事；於其原之也？征以先王之书；用之奈何？发而为刑。此言之三法也。

今天下之士君子^④，或以命为亡。我所以知命之有与亡者，以众人耳目之情，知有与亡。有闻之，有见之，谓之有；莫之闻，莫之见，谓之亡。然胡不尝考之百姓之情？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见命之物、闻命之声者乎？则未尝有也。若以百姓为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为法；然则胡不尝考之诸侯之传言流语乎？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有闻命之声、见命之体者乎？则未尝有也。

然胡不尝考之圣王之事？古之圣王，举孝子而劝之事亲，尊贤良而劝之为善，发宪布令以教诲，明赏罚以劝沮。若此，则乱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为不然，昔者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变政而民易教，其在汤、武则治，其在桀、纣则乱。安危治乱，在上之发政也，则岂可谓有命哉！夫曰有命云者，亦不然矣。

今夫有命者言曰：我非作之后世也，自昔三代有若言以传流矣，今故先生对之^⑤？曰：夫有命者，不志昔也三代之圣、善人与？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也？何以知之？初之列士桀大夫^⑥，慎言知行^⑦，此上有以规谏其君长，下有以教顺其百姓。故上得其居长之赏，下得其百姓之誉。列士桀大夫，声闻不废，流传至今，而天下皆曰其力也，必不能曰我见命焉。是故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缪其耳目之淫，不慎其心志之辟，外之驱骋田猎毕弋，内沉于酒乐，而不顾其国家百姓之政，繁为无用，暴逆百姓，使下不亲其上，是故国为虚厉^⑧，身在刑僇之中，不肯曰我罢不肖，我为刑政不善，必曰我命故且亡。虽昔也三代之穷民，亦由此也，内之不能善事其亲戚，外不能善事其君长，恶恭俭而好简易，贪饮食而惰从事，衣食之

财不足，使身至有饥寒冻馁之忧，必不能曰我罢不肖，我从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穷。虽昔也三代之伪民，亦犹此也，繁饰有命，以教众愚朴人。

久矣！圣王之患此也，故书之竹帛，琢之金石。于先王之书《仲虺之告》曰：“我闻有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恶，用阙师^①。”此语夏王桀之执有命也，汤与仲虺共非之。先王之书《太誓》之言然，曰：“纣夷之居^②，而不肯事上帝、弃阙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僂其务，天不亦弃纵而不葆。”此言纣之执有命也，武王以《太誓》非之。有于三代不国有之^③，曰：“女毋崇天之有命也。”命三不国亦言命之无也。于召公之《执令》亦然：“且^④！敬哉，无天命！惟予二人，而无造言，吉不降自天之哉得之^⑤。”在于商、夏之《诗》、《书》曰：“命者，暴王作之。”且今天下之士君子，将欲辩是非、利害之故，当天有命者，不可不疾非也。执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是故子墨子非也。

【注释】

① 此篇与《非命上》意同。

② 由：当作“为”。

③於：此处通“乌”，疑问词。

④此句下失“或以命为有”一句。

⑤故：依孙诒让说作“胡”。对：即怼，愤恨意。

⑥桀：通杰。

⑦知：当作“疾”。

⑧厉：即绝灭后代意。

⑨阙：当作“厥”，丧灭意。

⑩居：疑为“虐”。

⑪不：疑作“百”。

⑫且：通“徂”，往、去意。

⑬吉不降自天：吉利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译文】

墨子说：“凡发表谈话、写文章的原则，不可以不先树立一个标准。如果言论没有标准，就好像把测时仪器放在转动的陶轮上。即使工匠很聪明，也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然而现在世上的真假，不能得到辨识，所以言论有三种法则。”哪三种法则呢？有本原的，有推究的，有实践的。怎样求言论的本原呢？用天帝、鬼神的意志和圣王的事迹来考察它。怎

样推究言论呢？用先王的书来验证它。怎样把言语付之实践呢？用它来作为标准。这就是言论的三条标准。

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有的认为命是有的，有的认为命是没有的。我之所以知道命的有或没有，是根据众人所见所闻的实情才知道有或没有。有听过它，有见过它，才叫“有”，没听过，没见过，就叫“没有”。然而为什么不试着用百姓的实际来考察呢：自古到今，自有人民以来，有曾见过命的形象，听过命的声音的人吗？没有过的。如果认为百姓愚蠢无能，所见所闻的实情不能当作准则，那么为什么不试着用诸侯所流传的话来考察呢？自古到今，自有人民以来，有曾听过命的声音，见过命的形体的人吗？没有过的。

那么为什么不用圣王之事来考察呢？古时圣王，举拔孝子，鼓励他事奉双亲；尊重贤良，鼓励他做善事，颁发宪令以教诲人民，严明赏罚以奖善止恶。这样，则可以治理混乱，使危险转为安宁。若认为不是这样，古时候，桀所搞乱的，汤治理了；纣所搞乱的，武王治理了。这个世界不变，人民不变，君王改变了政令，人民就容易教导了。在武王时就得到治理，在桀、纣时则变得混乱。安宁、危险、治理、混乱，原因在君王所发布的政令，怎能说是“有命”呢？那些说“有命”的，

并不是这样。

现在说“有命”的人说：“并不是我在后世说这种话的，自古时三代就有这种话流传了。先生为什么痛恨它呢？”答道：“说‘有命’的人，不知是三代的善人呢？还是三代的残暴无能的人？”怎么知道的呢？古时候有功之士和杰出的大夫，说话谨慎，行动敏捷，对上能规劝进谏君长，对下能教导百姓。所以上能得到君长的奖赏，下能得到百姓的赞誉。有功之士和杰出的大夫声名不会废止，流传到今天。天下人都说：“是他们的努力啊！”必定不会说：“我见到了命。”所以古时三代的凶暴君王，不改正他们过多的声色享受，不谨慎他们内心的邪僻，在外则驱车打猎射鸟，在内则沉溺于酒和音乐，而不顾国家和百姓的政事，大量从事无用的事，对百姓凶暴，使下位的人不敬重在上位的人。所以国家空虚，人民亡种，自己也受到刑戮的惩罚。不肯说：“我疲懒无能，我没做好刑法政事。”必然要说：“我命中本来就要灭亡。”即使是古时三代的贫穷人，都是这样说。对内不能好好地对待双亲，在外不能好好地对待君长。厌恶恭敬勤俭而喜好简慢轻率，贪于饮食而懒于劳作。衣食财物不足，至使有饥寒冻馁的忧患。必不会说：“我疲懒无能，不能勤快地劳作。”一定说：“我命里本来

就穷。”即使是三代虚伪的人，也都这样说。粉饰“有命”之说，以教唆那些愚笨朴实的人。

圣王担忧这个问题已经很久了。所以把它写在竹帛上，刻在金石上。在先王的书《仲虺之告》中说：“我听说夏代的人诈称天命，宣布天命于世，所以天帝痛恨他，丧失了他的军队。”这是说夏朝的君王桀主张“有命”，汤与仲虺共同批驳他。先王的书《太誓》也这样说，道：“纣很暴虐，不肯侍奉上帝，抛弃他的先人的神灵而不祭祀。说：‘我有命！’不努力从事政事，天帝也抛弃了他而不去保佑。”这是说纣主张“有命”，武王作《太誓》反驳他。在三代百国书上也有这样的话，说：“你们不要崇奉天是有命的。”三代百国也都说没有命。召公的《执令》也是如此：“去吧！要虔敬！不要相信天命。只有我俩而不能相互诫勉吗？吉利并不是上天降下的，而是我们自己得到的。”在商夏时的诗、书中说：“命是凶暴的君王捏造的。”

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想要辨明是非利害的原因，对于主张“有命”的人，不能不赶快批驳。主张“有命”的人，是天下的大害，所以墨子反对他们。

三十 非命^①下

【原文】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谈，则必可而不先立仪而言。若不先立仪而言，譬之犹运钩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为虽有朝夕之辩^②，必将终未可得而从定也，是故言有三法。

何谓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恶乎考之？考先圣大王之事；恶乎原之？察众之耳目之请^③，恶乎用之？发而为政乎国，察万民而观之。此谓三法也。

故昔者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方为政乎天下之时，曰：“必务举孝子而劝之事亲，尊贤良之人而教之为善。”是故出政施教，赏善罚暴。且以为若此，则天下之乱也，将属可得而治也；社稷之危也，将属可得而定也。若以为不然，昔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当此之时，世不渝而民不易，上变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纣而天下乱，存乎汤、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汤、武之力也；天下之乱也，桀、纣之罪

也。若以此观之，夫安危治乱，存乎上之为政也，则夫岂可谓有命哉！故昔者禹、汤、文、武，方为政乎天下之时，曰：“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遂得光誉令问于天下。夫岂可以为命哉！故以为其力也。今贤良之人，尊贤而好功道术，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赏，下得其万民之誉，遂得光誉令问于天下。夫岂以为其命哉！故以为力也。

然今夫有命者，不识昔也三代之圣善人与？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与？若以说观之，则必非昔三代圣善人也，必暴不肖人也。

然今以命为有者。昔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于此乎不而矫其耳目之欲^④，而从其心意之辟，外之驱骋田猎毕弋，内湛于酒乐，而不顾其国家百姓之政，繁为无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庙。其言不曰我罢不肖，吾听治不强，必曰吾命固将失之。虽昔也三代罢不肖之民，亦犹此也。不能善事亲戚、君长，甚恶恭俭而好简易，贪饮食而惰从事，衣食之财不足，是以身有陷乎饥寒冻馁之忧，其言不曰吾罢不肖，吾从事不强，又曰吾命固将穷。昔三代伪民，亦犹此也。

昔者暴王作之，穷人术之^⑤，此皆疑众迟朴。先圣王之患